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金屋夢  
第四十五回 蓮淨度梅玉出家 癩子聽骷髏入道

詩曰 綠靄紅霞竹徑深，一庵終日靜沉沉。  
等閒放下便無事，著意看來還有心。  
小卉時開豔色相，山禽自語足圓音。  
拈來即是天真佛，聲碎虛空量古今。

話說這黎金桂，因淫想招魔，鬼交成病，天生半路變了個石女兒。把那平生貪淫好色的心，弄月嘲風的性，不消勸化，一時冰冷；猶如火滅煙消，霜凋葉落一般，可憐一個花枝般女兒，狐狸精相似，當初和梅玉姐安排著花攢錦簇，兩尤雲，不知得了丈夫如何受用，才肯罷手；那知道有貌無緣，有才無命。兩個美人，不曾得一日快活，俱落在火坑苦海。一個嫁了金公子，止有三日夫婦情分，被主母妒狠，剪髮髡頭，打為奴婢，再不得丈夫一面。一個嫁了癩子，半身殘疾，全無人道，幾番要淫奔苟就，偏遇著孤鸞寡宿；又生出個絕戶病來，板骨橫生，石門緊閉，廢而無用。這是兩人前生冤孽，折算他當日縱欲宣淫，迷惑愚夫之過，故此天罰其淫，以孤寡疾病，凌辱折磨，准算他前生罪孽，此是一定的因果。當日同母親黎寡婦，到大覺寺福清座下，改了法名蓮淨，向佛前拜了，把青絲細發，分開先剪後剃，哪消半日，變成一個清秀的尼姑，剃的頭白白的，換了一件茶褐色的僧衣，戴上一頂玄緞僧帽，小小僧鞋，合著纖纖玉手，念起佛來。真是拈花天女紫竹觀音，就有邪心，已被一條封皮，把那傍門鎖住。正是：水火爐中封姹女，鐵門關內鎖狐妖。有詩為證：

零雲散盡留殘月，夜雨晴開返太虛；  
不堪明月思餘蔗，已見秋江空舊魚。

當時拜了福清，黎寡婦痛哭回家。劉癩子因身無所歸，還在門前開鞋鋪，倒做了乾女婿不提。蓮淨雖出家，因梅玉日久無信，常沒處探個信兒。忽見孔千戶娘子走到寺裡討簽，撞見蓮淨，卻是黎家桂姑娘，怎麼出了家。兩人問訊了，請到齋堂裡，才知桂姐因病修行；細細告訴金二官人娶了梅玉，三日後做不下主來，如今被妒太太鎖在家裡，求生不生，求死不死，通不容娘兒們見面。我終日在孫媒家坐著要人，隨你打罵，他也不敢進去見一見那夜叉。那金公子走去關外，還不敢回家。早知道女兒沒有造化，到不如出了家，還清淨些。說著哭起來。蓮淨想起前情，也不覺淚落滿面道：「俺兩個人這等一樣的命苦。只說他得了好處，我不得如他，誰想他倒在難中，如今還不如我。世間事那裡想去。」孔寡婦道：「桂姑娘，你平日千伶百俐，又和我女兒比親生姊妹一般，就尋不出條路兒來救他救兒？」

也是天假其便，孫媒因孔寡婦說要告他，十分著急。忽一日，黏太太著人來叫他，不知深淺，只說是因娶了梅玉的帳。不料是他家太太，找個媒婆去，要賣梅玉出門，怕金二官人回家，看他的眼目。孫媒不知道，躲去大覺寺，推燒香上會，不料恰撞見孔寡婦。兩人見面，又是一場大罵，險不在禪堂打起來。福清和知客都勸開了，蓮淨原是聰明人，又歸了正果，卻尋出一計來，說：「孫媒，你既說這一門親，把玉姐母子坑陷的這等，也該進他宅去看看梅玉姑娘。終不然你一個外人，年六七十歲了，那母夜叉叉就打你不成？他既然來叫你，好歹去走一遭，孔大娘也不埋怨你了。」孫媒道：「說的也是。我拚著這老性命去走走，隨怎麼樣的看看梅玉姑娘，再做商量。我還來這裡回你的話。」吃了茶，孫媒婆去了。孔千戶娘子，坐在寺裡聽信不提。

原來母夜叉黏太太，見梅玉上灶做飯，十分慇懃，滿口裡太太長，太太短，不叫他也來服侍，罵著他也不怨恨，也不甚難為他了。只怕金二官回來，一時防備不嚴，若再串通怎了？不如找個媒人來，把他賣在娼門罷。因此家人又叫孫媒進府，不幹那娶妾的事。他自己膽虛，嚇的躲了寺裡。商量的就硬著膽進的金府來，見了太太，生的凶狠，似一隻母虎坐在大炕上，忙磕下頭去道：「不知太太叫小媳婦做甚麼。」太太道：「我家買了一個孽障來，不知是那一個媒人做的事，如今放在屋裡，七粗八細，一些做不來，沒得養著吃閒飯。你與我快快尋個主兒領出去，不許賣在東京，不許那裡娼門樂戶，做幾兩銀子，打發他去罷。」孫媒道：「小媳婦去看看他來，人生的才料兒，好出去尋主兒。」太太道：「你領他去。」有一個番婆，正在炕上納繡佛，見太太說，忙下炕來，和孫媒往廚裡逕走。只見梅玉姐刷鍋淘米做飯哩，見了孫媒，不敢言語，只裝不認得。孫媒見他剪的頭光光的，使個手帕裹著，好不心酸。到了前邊，辭過太太道：「小媳婦知道了，三日裡就來回話。可不知太太要甚麼財禮，好去兜主兒。」太太道：「我如今和四太子娘娘，當了一會，要大覺寺白衣觀音閣上，明日進去，舍一百兩銀子的香銀，速速賣了來，要做香銀哩。」孫媒磕頭去了。

欲施善事遠燒香，卻賣良人去作娼；  
後面殺人前面舍，結冤造福兩相妨。

孫媒出府，回到寺裡，把黏太太的話說了一遍：「又見梅姑娘在廚上做飯，雖手帕搭著頭，還笑嘻嘻的，休聽外人虛唱的，不知打的怎樣兒了。如今要賣出來，只消一百兩銀子，要來這寺裡進，舍在觀音閣上哩。」這只一句話，蓮淨道：「阿彌陀佛，我有了救玉姐的法兒，除非老師父做這一件功德罷。」即時請過福清來道：「這件功德，只要老師父一句話，玉姐就活了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」福清姑子不知來歷。只見孔千戶娘子先跪在地下，蓮淨也磕下頭去道：「師父只許了慈悲他這件事，弟子管有一計，全不費難，叫他母子團圓，一場陰鷲。」福清扯起來道：「你說來我聽，既是救人好事，我佛家以慈悲為本，那有個推辭的？」

蓮淨合掌當胸道：「如今黏太太說，和四娘娘一會要來寺裡進，舍百金造佛。只用老師父到王爺宮內，見了娘娘，求他說個人情，只說梅玉姐是老師父的兩姨姪女，是弟子表姊妹，只化他將梅玉姐舍來出家，做他個剃度僧，豈不是一件好事？」福清笑道：「這卻不難，只是成不成，看他的緣法罷。」即時穿上偏衫，帶著蓮淨去見四娘娘。正是合該梅玉災星已滿，他淫心悔過，轉禍為福，偏遇著娘娘生了世子，剛剛滿月。傳進宮去，說大覺寺尼姑來道喜哩。喜的個娘娘迎下殿來，一似觀音菩薩來送子一般。忙接著讓進房去，見領著一個新剃度的小尼姑，且是齊整，磕下頭去。娘娘扯起來，即叫擺齋。齋罷，福清蓮淨忙下座問訊，求娘娘護法。

有一事來化個人緣。娘娘喜色滿面道：「師爺化甚麼緣？盡力佈施。」二尼姑合掌當胸：「如今黏太太府裡，有金二爺娶一妾，是貧僧俗家兩姨姪兒，即是蓮淨的表妹。因太太不容要嫁，將銀子舍在寺上，貧僧想起，何不將此女舍了出家為僧，做黏太太剃度的，保他一家吉慶。為何卻去賣來舍寺，以此特來乞化，救出此女。娘娘無限功德。」娘娘笑道：「這黏太太十分難說話。如今和我結了寺裡香會，他還無兒，因此繡進香，上了一百兩做佈施。在我這疏頭上，我就請他來說。到日去進香，叫他去剃度，還算把一百兩佈施，給他做個緣滿的齋兒便了。」說畢，福清蓮淨磕下頭去，高聲念佛：「南無無量壽佛觀世音菩薩。」送出府來。娘娘使人去請將黏太太來。那時東京兀術即是金主一樣，那敢不依？即時回去做了一套僧衣僧帽、換了鞋襪，不等進香，即傳福清蓮淨來，在佛堂裡，當面看著剃淨了光頭，穿了僧衣，起個法名梅心，謝了太太而去。正是：愛水波濤今日定，欲河煩惱一時消。

袈裟披上見空王，洗盡鉛華木樨香；  
自是木兒難上馬，故教石女不逢郎；  
蛤因閉口仍含粉，蜂為辭春免腿黃。  
莫學拈花拋豈菴，摩登不許更同床。

看官到此，或說前集金蓮春梅，淫惡太大，未曾填還原債，便已逃入空門，較之瓶兒，似於獄淫從輕。瓶兒之身，反為太重，

不知前世造惡，與今生享用，原是平算因果的。瓶兒當日氣死本夫，盜財貼嫁，與金蓮春梅淫惡一樣。後來托生在袁指揮家，為富室之女。及到李師師家，嬌養成人，真是珠翠叢中長大，綺羅隊裡生成。得了浪子鄭玉卿，偷寒送暖，暮雨朝雲，吹的彈的，吃的穿的，受盡三春富貴。這金蓮春梅，生在窮武職家，孤寡流離，窮了半世，卻又未得遇個丈夫，半路裡受盡折磨，橫遭惡疾，守了空房，將他惡報已還其大半；因他悔心出家，佛法因果，原有增減。因此引他懺罪消災，再修他本來面目。後來瓶兒雖死，即化男身。這金梅二女，雖已成尼，三世女身，才得成男，以分別淫根的輕重不提。

單表劉癩子在鞋店，隨著丈母度日，妻子又出了家，自己又無歸路，一身殘疾，也要尋個結果去。那日上大覺寺前閒行，只見圍了一群人，也有坐著的，也有立著的，中間一個道人，生的古貌長髯，戴著一個箬笠，身穿百納道袍，黃條草履，手執漁鼓簡板，正唱道情哩。癩子分開眾人，挨入裡面。這眾人席地坐下，只見這道人將漁鼓打了一回，走上幾步道：「今日貧道，說一回莊子歎骷髏的故事，乞化些錢米，助貧道途中一齋。」放下蒲團，即將簡板先敲幾下，唱道：「先有〔鷓鴣天〕為證：

景物驚心歎隙駒，百年傾覆後先車；雲山滿目真堪樂，富貴到頭總是虛。沽一醉，問樵漁：優遊山谷更何如？閒將幾句莊生語，編作骷髏一卷書。

說戰國昔日有一隱士，姓莊名周，道號南華真人，本貫睢陽人也。因幼讀習經史，曾為周朝漆園小吏。因妻喪鼓盆而歌，棄職歸終南山谷。著有《南華真經》傳世，莊子在山修煉多年，成其仙道。一日與道童說：我和你深谷苦煉，雖得了丹道，不到凡間濟度眾生，也不能個夠完這三千八百陰德之功，只做得地仙，見不得大羅玉帝，今日我和你上洛陽走一遭，看有何人可度。有〔西江月〕為證：

唱著道：

我把世人嗟歎，不如訪道修仙。布袍納襖勝羅，漁鼓簡板為伴。

饑食山中野菜，渴飲澗下清泉。我今功行滿三千，暫向人間遊玩。

說行至洛陽地方，荒郊野外，只見一堆骸骨，暴露在地，不由莊子傷心感歎：

詩曰：

路逢骸骨在荒，莊子傷心兩淚流。

你是何人親與故，只為生前不肯修。

〔耍孩兒〕唱：

我向前細細尋，又退後默默思，可憐你三魂五藏無蹤跡，只見饑鴉啄破天靈蓋，餓犬傷殘地閣皮，模樣兒真狼狽。映斜陽眼中睛陷，受陰風耳竅風嘶。莫不是男子漢，婦女身，老公公，少小兒，住居何處何名姓，莫不是他鄉外郡風流客，百姓軍丁灶匠藉，因何死在荒郊地？也是你自作自受，今日裡誰哭誰知。

莫不是把錢財離故鄉，為功名到這裡，時乖運蹇逢奸輩；莫不是持刀自刎因爭鬥，久病難調少藥醫，在此誰來替？只落得朝攢螻蟻，夜伴狐狸。

莫不是因貪杯喪了生，為戀色害了己；分財競產閒爭氣，或是因奸鬥恨風流死；賭博官司吃盡虧。或是犯法遭刑擊；莫不是饑寒少救，遇陣隔危。

說骷髏兒，將你的姓名男女道，並無一言回答。想是說不著其中詳細。將你生前經營買賣問你幾句：

莫不是貧居陋巷中，藏身村野裡，種瓜賣菜編鞋履；莫不是讀書守分甘貧賤，莫不是買賣經商遇賊劫，或是遊客高人侶，辜負了陰陽占卜，收拾起書畫琴棋。

莫不是換羊毛修破靴，蓋新房做故衣，開張骨董收零碎，補鍋釘碗修銅匠，磨鏡敲針打錫的，土工木工並油漆；莫不是做籬籬桶，打鐵縫皮。

說骷髏兒，貧道將諸般手藝問你，全不答應。想不是這庸俗之輩，或是聰明智慧，諸子百家，富官貴客，迷失家鄉。再問你幾句：

莫不是振朝綱大丈夫，贊經綸賢宰職，三杰八俊並七貴；莫不是拔山舉鼎英雄漢，作賦能詩道德師，深文刀筆蕭曹吏，風流才子絕代名儒。

莫不是移家遠避秦，驅車匡復齊；逞豪奢，笑擊珊瑚碎；曉趨金殿拖珠履，夜擁紅妝醉酒杯，也有個凶和吉。那知道時衰命盡福過災隨。

說骷髏兒，我將君子九流百家問你，全不答應。或是生前瞞心昧己，好色貪財，到此地位。我再把你的罪過略道幾句：

莫不是口頭言，甜如蜜，壞良心，黑似漆。調詞招款多奸計，坑人騙債唆興訟，害眾成家倚勢為，撞太歲為生理，駕空橋把人愚弄，使暗箭袖手歡娛。

莫不是祖父上做貪官，本身上不克己，不忠不孝還不弟。吞謀田產侵鄰里，占路爭牆改屋基。癡心造了千年計，只落得頭南腳北手指東西。

說莊子歎骷髏已畢。道昔日周文王澤及骷髏，開子孫八百年基業。我出家人，理當拔濟眾生。我今大發慈悲，救他起死回生，還魂陽世，也見仙家手段。即向葫蘆內取出一丸靈丹來，填在骷髏口內，用仙氣一吹，脫下道袍，蓋在屍骸。數了數他左肋下，少肋骨三條，忙叫道童，向東南上取三枝楊柳，截成三段，口中念咒，用水一噴，那骷髏以氣生神，以骨生肉，得了先天元氣，早早回陽，滾身起來道：『多謝師父救我還魂。只是赤身露體，難得見人。』莊子即去行囊中，取了一件小衣，與他穿了。

那漢子把眼圓睜，將身一挺，向莊子道：『我乃福州人氏，姓武名貴。身邊帶銀三百兩，來洛陽買貨，被你二人拿蒙汗藥謀死，害我殘生。在此罵我不絕。今日醒來，可還我銀錢衣服，放你去罷；如不還我，向洛陽縣河南府，各樣衙門，告你蠱毒殺命事，寫你一百二十款；再告一張御狀，擊登聞鼓聲冤，叫你二人碎屍萬段。現有你用藥葫蘆，使邪法的木瓢為證。』上前把莊子揪住不放，大喊聲冤，往城裡衙門前來。那縣官正坐。

只見一病人拉住道人進門叫冤，叫上來細問。那漢子眼中流淚，口內聲冤，將前話哭訴一遍。說莊子用藥謀死其命，盡劫資財，有藥葫蘆邪水為證。縣官問莊子道：『你出家人，如不係你謀害他性命，豈有平空誣告你的？』即喝令伺候刑具。如不實招，難免官刑。莊子向前將骷髏暴露野中，以靈丹救活，反恩將仇報，說了一遍。漢子道：『老爺執理斷事，一個骷髏，那有救活之理？分明是鬼話。這道人借術行惡，殺害平人的罪，待小人一一說來：

唱道：

他借遊方是道人，串州府，度關津，游食無藉真光棍。暗通響馬劫行人，糾合強徒進院門；求齋化食先通信，用的是蒙汗毒藥，遇著他一命歸陰。

他有隱身法，不露身；定身法，沒處跟。又會踏罡步鬥迷魂陣，拘魂壓鎮奸良婦，打火燒鉛做假銀。更有一件真堪恨，把小孩子蒙了隨去做藥，摘膽割心。

漢子說，小人和他當日在飯店裡歇宿，他見小人行李沉重，要謀財害命。只取了一丸藥，放在酒裡，不覺天昏地暗，倒在塵埃。他將小人衣財劫去，假說慈悲，把小人屍骸，拋在野外。因小人平日行善，感動神靈，才放了回來。

唱：

他葫蘆內百樣毒，使機謀把酒巡，頭昏腳軟先昏暈，臨危假落慈悲淚，怕醒還將法水噴；把財物搜將盡，將骸拋在荒郊外，哪知道我又還魂。』說縣官又問：『你這漢子說話，全無憑准，既然死去，如何又得活了？這樣怪事，我做官的也難問。可有甚麼憑

證？」漢子道：『小人吃齋念佛，沒傷天理，一生不打誑，不是個負義忘恩之輩。那日毒死時節，只見：

唱道：

五閻羅把我迎，崔判官把我請。他說我吃齋念佛多忠信，金橋來接純良客，地獄難留這好人，連忙送出豐都郡。他打折我三條左肋，現今俱有疤痕。』

莊子聽他言語道：「眾生好度人難度，始想恩愛也成魔。稟縣官老先生，且取一杯水來，貧道叫他復現原形，他是罪大惡極，該有歸死輪■。貧道違天行善，該有此番仇報。」縣官即時取水與莊子。莊子用水將漢子一噴，仆地倒在塵埃，掀起衣來卻是一堆白骨；肋下三條骨節，還是柳枝。縣官大驚，才知莊子是回生起死真仙客，遇了這負義忘恩作孽魂。莊子作口號四句：

古今盡是一骷髏，拋露屍骸還不修。

自是好心無好報，人生恩愛盡成仇。

縣官下堂來，要拜為弟子。那莊子用手一指道：「那廂有一人，乃真仙也。」哄得縣官回頭，化道清風而去。」

說到此處，眾人舍助些錢米，那道人揚然而去。劉瘸子也不回家。走上扯住：「師父，我要隨你出家。」道人看了看是一瘸子，身上衣衫襤褸，腿腳歪斜，道：「你這人如何修行得？」劉瘸子道：「我有〔西江月〕一首：

前世貪淫多欲，眠花臥柳穿房。風流一過便為殃，今日不成人樣。腎縮全無陽氣，腿彎難跳東牆，只堪掃地與燒香，願背蒲團竹杖。」

道人點了點頭。劉瘸子把他的蒲團背上，隨著一路化飯而去。這是陳敬濟的化身。和金蓮才完前帳，結了金瓶梅三案因果。